

踢球还是踢人
比赛还是比武

中超赛场
为何戾气
如此之盛?



■ 昨役全场犯规和冲突不断

图 新华社

6 体坛话题

如果昨天你是以中立球迷的身份在电视机前看完大连一方与上港的这场对话,会止不住地摇头:全场犯规和冲突不断,数次陷入纠纷与停顿,这哪是足球比赛?

而一天前,在申花客场与亚泰的比赛中,外援登巴巴被对方27号张力种族歧视性的话语彻底激怒,申花赛后也表态将就此上诉中国足协,要求严惩肇事者。与沪连之战7张黄牌类似的是,全场比赛累计犯规数多达37次,主裁更是出示了6张黄牌和1张红牌。

两支上海球队本轮的遭遇,折射出同样一个问题:如今的中超联赛,依然充斥着语言暴力、流氓匪气,而且堂而皇之,大行其道。

赛前,排在联赛积分榜倒数第二的大连一方已经三连败,保级压力巨大。两支球队在新赛季首轮交手时,上港破纪录地8比0狂胜,无形之中也为昨晚这场比赛埋下了伏笔。

一开场,大连队就频频制造犯规,而且一旦犯规就上前围住裁判理论,显然是有意想给主裁判和上港球员施压。整场比赛支离破碎,俨然变成了“吵架大会”。

如果说,主队仅仅是想以犯规拖住上港,打乱对手节奏,那好歹也算是一种弱队面对强队时的“战术”。但问题在于,部分大连球员在冲突时总是恶语相向、凶相毕露,摆出一副“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架势。镜头聚焦之下,那一张张恶狠狠的脸,令人愕然、不解。

骂战、混战,成了沪连之战的主题。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大连队从一开始就没想好好踢球,他们只想着如何激怒对手、如何让比赛非正常中断。而看台上的一些主队球迷,开场后则不断用各种辱骂“问候”武磊等上港核心球员,甚至把它编成歌曲,一起合唱,并以此为乐。

赛后,上港主帅佩雷拉在新闻发布会上欲言又止,满是无奈。“今天我无法评论这场比赛,它不是一场足球比赛。我本来想说说比赛,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的执教生涯中还没有看过像这样的一

场比赛。”

如果说,大连一方的目的是想制造混乱、赢下比赛,他们最后的确是达到了目的。抗压能力不佳的上港被对手扰乱了心智,未能表现出正常水平,还被卡拉斯科完成致命一击,最终0比1输球。

为了赢球,可以不择手段。当近邻日韩在世界杯上用流畅的传接球配合、顽强的战斗精神击败强敌、获得尊重时,中国足球却还停留在粗野犯规、制造冲突的“原始”阶段,如何不让人失望?

大连一方得到了想要保级的3分,但场上所表现出来的戾气,却一次次刺激着球迷的眼球与神经。大连是中国著名的足球城,曾经名将辈出、无比荣耀,如今球场上的这一幕幕,又何尝不是一种莫大的讽刺与悲哀?

特派记者 关尹 (本报大连今日电)

解疑释惑

球场上如何面对各种挑衅?击败对手,才是最好的回击方式,但上港昨晚没能做到。客场一球输给曾经8比0大胜过的大连一方,用“阴沟大翻船”来形容,也不为过。

在上港对阵保级球队大连一方的同时,排在积分榜前两位的北京国安与山东鲁能本轮也直接对话。他们之间1比1平局的结果,本来对上港非常有利:只需击败大连,上港就能在少赛一场的情况下追平国安,重新登上联赛榜首宝座。

关键时刻,又掉链子。为何连一支保级球队都赢不下?这其中,固然有对手使用非常规手段、频频制造混乱与冲突打乱比赛节奏的原因,但冷静下来细想,问题恐怕还是出在自身:不善踢逆风球,不善打硬仗,依然困扰着上港。

联赛首轮,上港曾以8比0的超级大比分轻松击败对手。但时隔5个月两队再次相遇,上港还是那个上港,一方已经不再是那个一方——主教练由原来的本土教头马林换成了德国名帅舒斯特尔,卡拉斯科、盖坦等外援也适应了中超的节奏,再加上引进了秦升、里亚斯科斯等内外援,一方已经不再是那个人见人欺的升班马。

但显然,尽管赛前从佩雷拉到队员都在说“保级球队很难对付”,全队还是显得准备不足,甚至有些轻敌。对于大连一方开场后就使出的“纠缠”和“破坏”战术,上港球员极不适应,屡屡陷入对手的“圈套”。尤其在进攻端,胡尔克、奥斯卡等人完全没有正常的表现,反而被对手牵着鼻子走。

整场比赛,上港的前场攻击群没有打出两次像样的配合,有效射门也寥寥无几。当对手想方设法让比赛支离破碎时,上港没有表现出一支冠军球队的强势和霸气。

“不管对手如何,我们如果能先进一球,形势可能就完全不一样。”赛后,俱乐部高层还是更多地反思自身的问题。确实,这场意料之外的输球,再一次暴露出上港的某些欠缺与不足,值得教练组好好总结调整,比如,在人员配置方面如何更有硬度?又比如,如何让队长长胡尔克把精力放在比赛本身,而不是总跑去与裁判理论和抱怨?

打逆风球、啃硬骨头,是一支冠军球队必备的气质。在亚冠和足协杯早早出局的形势下,上港只剩中超争冠一条路。好在接下来联赛还长,千万别再犯类似的错误了。

特派记者 关尹
(本报大连今日电)



■ 胡尔克屡屡陷入对手的“圈套”

图 新华社

网络小作家的最后一场新民晚报杯
来踢告别赛 却作壁上观



■ 张瑞祺(前排左一)与队友合影留念

金雷 摄

中学生时代的最后一个暑假,与新民晚报杯告别的同时,张瑞祺也开始追逐自己的文学梦想。在华夏天空小说网,他以笔名“一介书生”签约发表的网络小说《雨季·雨悸·雨祭》已经刊发7万余字,爸爸

希望他这个夏天能把整部小说刊载完。“这不太可能,”张瑞祺说:“小说的篇幅在50万字。”

这是部有关青春伤痕的小说,讲述一个高中生遭受校园霸凌,在转校后开启另一段人生。在小说简介中,张瑞祺这样写道:“青春是那场雨季,打湿发际,韵染别离;青春是那场雨悸,与你共同避雨的屋檐下,有我此生最美的回忆;青春是那场雨祭,是在雨中被冷却的热血,和那些鲜活又脆弱的生命……”这部

处女作里,张瑞祺还特地给主人公设计了与足球有关的一段情节:他在新学校里想依靠的一位同学,讲究以球会友,而他自己不会踢球,以致“谁能想到中午随便踢一场球,竟然会影响到我的高中生涯……”这个章节,被热爱足球的张瑞祺描写得妙趣横生,里面还有他自己对这项运动的感悟,比如“足球场是打架的地方吗?啊?你是在侮辱这片草地吗?”

用文字来记录、表达自己的兴趣,说起这些,张瑞祺停不下话匣。9月起将攻读上海师范大学经济学专业的他透露,自己的志向是写作,要为未来成为一名记者努力,“我每天都看新民晚报。”

本报记者 金雷

